

文白对照全译本

吕不韦

资政奇典

上

孔泽人◎编译

汤克夏而正天下

经国五典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吕不韦

资政奇典

经国五典



孙泽人◎编译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序

司马迁说：“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；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，乃赋《离骚》；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；孙子膑脚，兵法修列；不韦迁蜀，世传《吕览》。”

可见《吕览》是与《周易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离骚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孙子》相提并论的先秦经典，是“倜傥非常之人”所作，大出诸子之右”的重要著作（高诱语）。

《吕览》专家许维通指出：“《吕览》之为书，网罗精博，体制谨严；折成败升降之数，备天地名物之文；总晚周诸子之精英、荟先秦百家之妙义”。

《吕览》系秦相吕不韦在秦行将吞并六国之际，召集二千学者编撰的一部旨在辅佐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治国纲领。

据《史记》记载，《吕览》成书之后，“布咸阳市门，悬千金其上，延诸侯游士宾客，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。”

汉代大儒高诱为《吕览》作序说：“此书所尚，以道德为标的，以无为为纲纪，以忠义为品式，以公方为检格，与孟轲、孙卿、淮南、扬雄相表里。”而且“兼儒墨，合名法”，取人之长，补己之短；“无粹白之狐，有粹白之裘。”集儒家、道家、法家、农家之大成，为先秦诸子学说的百科全书。

《吕览》包含着哲学、政治、文学、艺术、耕战农桑、医药卫生、天文历法、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极其丰富的内容，可谓“牢笼天地，博极古今。”（刘知几语）

为免除古文障碍，径汲前人智慧，特译全文，以献读者。

目 录

孟春	(1)	音律	(54)
本生	(3)	音初	(56)
重己	(5)	制乐	(58)
贵公	(7)	明理	(61)
去私	(9)	孟秋	(63)
仲春	(11)	荡兵	(64)
贵生	(12)	振乱	(67)
情欲	(15)	禁塞	(68)
当染	(17)	怀宠	(70)
功名	(20)	仲秋	(72)
季春	(21)	论威	(74)
尽数	(23)	简选	(76)
先己	(25)	决胜	(78)
论人	(28)	爱士	(80)
圆道	(30)	季秋	(82)
孟夏	(32)	顺民	(84)
劝学	(34)	知士	(86)
尊师	(36)	审己	(88)
诬徒	(39)	精通	(90)
用众	(41)	孟冬	(92)
仲夏	(42)	节丧	(94)
大乐	(44)	安死	(96)
侈乐	(46)	异宝	(99)
适音	(48)	异用	(101)
古乐	(50)	仲冬	(103)
季夏	(53)	至忠	(104)

忠廉	(107)	先识	(185)
当务	(109)	观世	(188)
长见	(111)	知接	(191)
季冬	(113)	悔过	(194)
士节	(115)	乐成	(196)
介立	(117)	察微	(200)
诚廉	(118)	去宥	(203)
不侵	(120)	正名	(205)
序意	(122)	审分	(207)
有始	(124)	君守	(210)
应同	(126)	任数	(213)
去尤	(129)	勿躬	(216)
听言	(131)	知度	(219)
谨听	(132)	慎势	(222)
务本	(135)	不二	(225)
谕大	(137)	执一	(226)
孝行	(138)	审应	(228)
本味	(141)	重言	(231)
首时	(144)	精谕	(234)
义赏	(147)	离谓	(237)
长攻	(150)	淫辞	(239)
慎人	(153)	不屈	(242)
遇合	(155)	应言	(245)
必己	(158)	具备	(248)
慎大	(161)	离俗	(251)
权勋	(165)	高义	(254)
下贤	(168)	上德	(257)
报更	(170)	用民	(261)
顺说	(173)	适威	(263)
不广	(176)	为欲	(266)
贵因	(179)	贵信	(269)
察今	(182)	举难	(271)

恃君	(274)	过理	(327)
长利	(277)	壅塞	(329)
知分	(279)	原乱	(331)
召类	(282)	不苟	(333)
达郁	(285)	赞能	(335)
行论	(288)	自知	(337)
骄恣	(291)	当赏	(339)
观表	(294)	博志	(341)
开春	(297)	贵当	(344)
察贤	(300)	似顺	(346)
审为	(301)	别类	(348)
爱类	(303)	有度	(350)
贵卒	(305)	分职	(352)
慎行	(307)	处方	(355)
无义	(310)	慎小	(357)
疑似	(312)	士容	(359)
壹行	(314)	务大	(362)
求人	(316)	上农	(364)
察传	(318)	任地	(366)
贵直	(320)	辨土	(368)
直谏	(323)	审时	(370)
知化	(325)	附录汉高诱吕览序	(373)

孟 春

【篇旨】

初春时节，万物萌生，君主号令，顺应时气，迎春备耕；禁止杀伐伤生，不得兴兵征战。

【译文】

孟春正月，太阳的位置在营室宿。傍晚时分，参宿出现在南方中天；黎明时分，尾宿出现在南方中天。孟春在天干中属甲乙，主宰之帝是太皞，佐帝之神是句芒，应时的动物是鱼类，声音是角音，音律与太簇相应。

这月里，数字是八，味道是酸，气味是膻，祭祀是户祭。祭祀时，祭品以脾脏为尊。春风吹融冰雪，蛰伏的动物开始苏醒。鱼儿从深水游到冰层，水獭捕鱼，摆在岸边。大雁从南往北飞行。天子居住在东向明堂的左侧室，乘坐饰有鸾铃的车，车前驾着青色的马，车上插着青色的旗，天子穿着青色的衣，佩着青色的玉。吃的食物是麦子和羊，使用的器物纹理空疏而通达。

这月里，有立春的气节。立春前三天，太史向天子禀告说：“某日立春，大德在木。”天子于是斋戒，准备迎春。立春那天，天子亲自率领三公、九卿、诸侯、大夫到东郊迎春。礼毕归来，在朝中赏赐卿、诸伊、大夫，并令相国宣布教化，发布禁令，实行褒奖，赈济不足，施及百姓。褒奖赏赐，要通达施行，不要有不当之处。又命令太史遵奉六典八法，主管推算日月星辰运行之事；太阳所在的位置、月亮经过的地方，以及日月星辰运行的度数和轨迹，要计算得没有差错和失误，制定历法仍以冬至牵牛初度为准则。

这月里，天子在吉日向上帝祈求五谷丰登，并选择好的时辰，亲自用车载着耒耜，放在参乘中间，率领三公、九卿、诸伊、大夫，亲自耕作行籍田礼。推耒耜入土，天子推三下，三公推五下，卿、诸侯、大夫推九下。礼毕返回，天子在祖庙举行宴饮，慰劳群臣，三公、九卿、诸侯、大夫都去侍酒。宴饮命名为“劳酒”。

这月里，上天之气下降，地下之气上升，天地之气混同，草木普遍萌发。国君宣布农事，农官住在东郊，监督百姓整治耕地的疆界，审视并端正田间小路；很好地考察丘陵、山地、平原、洼地等地形，什么土地适宜种什么谷物，什么谷物应在什么地方种植，用这些教诲引导百姓，而且务必亲自去做。农事布置完毕，先确定田地的界限，路径的宽窄，百姓才没有疑惑。

这月里，令乐官进入太学教国子练习舞蹈。同时修订祭祀的典则，命令祭祀山林河流，不用母牲做祭品。禁止砍伐树木，不许捣翻鸟巢，不许杀害幼兽，不许捕捉小兽和捣取鸟卵；不得聚集民众，不得建立城郭；要掩埋枯骨尸骸。

这月里，不可举兵征伐，举兵必遭天灾。在不能兴兵征伐的时节，兵戎之事不可从我开始。发布政令不要违背自然规律，不要无视土地条件，不要扰乱人伦纲纪。

孟春正月如果发布夏季的政令，那么，风雨就会失常，草木就会早枯，国人就会惶恐。如果发布秋季的政令，那么，百姓就会遭疫，狂风暴雨就会频袭，各种野草就会蓬生。如果发布冬季的政令，那么，大水就会毁坏生物，霜雪就会伤害庄稼，麦子就不能生成收获。

【原文】

孟春之月，日在营室，昏参中，旦尾中。其日甲乙，其帝太皞，其神句芒，其虫鳞，其音角，律中太簇，其数八，其味酸，其臭膺，其祀户，祭先脾。东风解冻，蛰虫始振，鱼上冰，獺祭鱼，候雁北。天子居青阳左个，乘鸾辂，驾苍龙，载青旗，衣青衣，服青玉，食麦与丰，其器疏以达。

是月也，以立春。先立春三日，太史谒之天子曰：“某日立春，盛德在木。”天子乃斋。立春之日，天子亲率三公、九卿、诸侯、大夫，以迎春于东郊；还，乃赏公卿、诸侯、大夫于朝。命相布德和令，行庆施惠，下及兆民。庆赐遂行，无有不当。乃命太史，守典奉法，司天日月星辰之行，宿离不忒，无失经纪。以初为常。

是月也，天子乃以元日祁谷于上帝。乃择元辰，天子亲载耒耜，措之参于保介之御间，率三公、九卿、诸侯、大夫，躬耕帝籍田。天子三推，三公正推，卿、诸侯、大夫九推。反，执爵于太寝，三公、九卿、诸侯、大夫皆御，命对“劳酒”。

是月也，天气下降，地气上腾，天地和同，草木繁动。王布农事，命田舍东郊，皆修封疆，审端径术。善相丘陵阪险原隰，土地所宜，五谷所殖，以教道民，一躬亲之。田事既飭，先定准直，农乃不惑。

是月也，命乐正入学习舞。乃修祭典，命祀山林川泽，牺牲无用牝，禁止伐木；无覆巢，无杀孩虫、胎夭、飞鸟，无麋无卵；无聚大众，无置城郭，掩骼殓骸。

是月也，不可以称兵，称兵必有天殃。兵戎不起，不可以从我始。无变天之道，无绝地之理，无乱人之纪。

孟春行夏令，则风雨不时，草木早槁，国乃有恐；行秋令，则民大疫，疾风暴雨数至，蓂莢蓬蒿并兴；行冬令，则水潦为败，霜雪大挚，首种不入。

本 生

【篇旨】

“本生”，就是把生命看成根本。

外物可以养生，也可以伤生。圣人重生轻物，对于外物，“利于性则取之，害于性则舍之”，因而能够“全其天”；富贵之人多为外物所惑，重物轻生，贪求享受，结果必然“伤其生”。

【译文】

最初创造生命的是天，养育生命并使它成长的是人。能够保养上天创造的生命而不摧残它，这样的人称作天子。

天子一举一动都把保全生命作为要务。这是设立官职的因由。设立职官，正是用以保全生命啊。

如今世上糊涂的君主，大量设立官职却反而因此妨害生命，这就失去了设立职官的本来意义了。譬如训练军队，是用以防备敌寇的。可如今训练军队却反而用以自相攻杀，那就失去了训练军队的本来意义了。

水本来是清澈的，泥土使它浑浊，所以水也无法保持清澈。人本来是能长寿的，外物使它迷乱，所以人也无法达到长寿。

外物本来是供养生命的，不该损耗生命去追求它。可是如今世上的糊涂人多损耗生命追求外物，这样做是不知轻重啊！不知轻重，就会把重当作轻，把轻当作重。如此一来，无论做什么，没有不失败的。

持这种态度做君主，就会惑乱糊涂；做臣子，就会败坏纲纪；做儿子，就会狂放无礼。这三种情况，国家只要有其中一种，就无可幸免，一定灭亡。

假如有这样一种声音，听到它肯定感到惬意，但听了就会耳聋，人们一定不会去听。假如有这样一种颜色，看到它肯定感到惬意，但看了就会眼瞎，人们一定不会去看。假如有这样一种食物，吃到它肯定感到惬意，但吃了就会声哑，人们一定不会去吃。

因此，圣人对于声音、颜色、滋味的态度是，有利于生命的就取用，有害于生命的就舍弃，这是保全生命的方法啊！

世上富贵之人对于声色滋味的态度，大多是糊涂的。他们日夜追求这些东西，幸运地得到了，就放纵不已。放纵不已，生命怎能不受到伤害？

一万人拿着弓箭，同射一个目标，没有射不中的。万物繁盛，用来伤害一个生命，那么这个生命不会不损伤；用来养育一个生命，那么这个生命不会不长生。

所以圣人制约万物，是为了保全生命。生命全然无损，精神就和谐了，

眼睛就明亮了，耳朵就灵敏了，嗅觉就敏锐了，口齿就伶俐了，全身三百六十节筋骨就通畅舒展了。

像这样的人，不用说话就有信义，不用谋划就会得当，不用思考就有所得。他们的精神通达天地，覆盖宇宙。对于外物，他们无不承受，无不包容，就像天地一样。他们上做天子而不骄傲，下做百姓而不忧闷。像这样的人，称得上是德行完全的了。

富贵而不懂得养生之道，正足以成为祸患，与其这样，还不如贫贱。贫贱的人获得东西很难，即使想沉湎物质享受，又怎么可能呢？

出门乘车，进门坐辇，务求安逸，这种车辇应该叫做“招致脚病的器械”。肥肉醇酒，极力吃喝，那么，这种酒肉应该叫做“腐烂肠子的食物”。迷恋女色，沉醉淫声，极尽享乐，那么，这种声色应该叫做“砍伐生命的利斧。”这三种祸患都是富贵所招致。

所以古代就有了不肯富的人，这是由于重视生命的缘故；并不是用轻视富贵钓取虚名以夸耀自己，而是为了保全生命。

既然如此，那么上述道理就不可不明察。

【原文】

始生之者，天也；养成之者，人也。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撓之谓天子。天子之动也，以全天为故者也。此官之所自立也。立官者以全生也。

今世之惑主，多官而反以害生，则失所为立之矣。譬之若修兵者，以备寇也，今修兵而反以自攻，则亦失所为修之矣。

夫水之性情，土者扣之，故不得清。人之性寿，物者扣之，故不得寿。物也者，所以养性也，非所以性养也。今世之人，惑者多以性养物，则不知轻重也。不知轻重，则重者为轻，轻者为重矣。若此，则每动无不败。

以此为君悖，以此为臣乱，以此为子狂。三者国有一焉，不幸必亡。

今有声于此，耳听之必嫌已，听之则使人聋，必弗听。有色于此，目视之必嫌已，视之则使人盲，必弗视。有味于此，口食之必嫌已，食之则使人暗，必弗食。是故圣人之于声色滋味也，利于性则取之，害于性则舍之，此全性之道也。

世之责富者，其于声色滋味也多惑者，日夜求，幸而得之则遁焉。遁焉，性恶得不伤？

万人操弓共射一招，招无不中。万物章章，以害一生，生无不伤；以便一生，生无不长。

故圣人之制万物也，以全其天也。天全则神和矣，目明矣，耳听矣，鼻臭矣，口敏矣，二百六十节皆通利矣。

若此人者，不言而信，不谋而当，不虑而得；精通乎天地，神覆乎宇宙；其于物无不受也，无不裹也，若天地然；上为天子而不骄，下为匹夫而不昏；此之谓全德之人。

贵富而不知道，适足以为患，不如贫贱。贫贱之致物也难，虽欲过之奚由？

出则以车，入则以辇，务以自佚，命之曰招蹶之机。肥肉厚酒，务以自强，命之曰烂肠之食。靡曼皓齿，郑、卫之音，务以自乐，命之曰代性之斧。三患者，贵富之所致也。

故古之人有不肯富者矣，由重生故也，非夸以名也，为其实也。则此论之不可不察也。

重 己

【篇旨】

奉劝君主珍重生命。珍重生命必须顺生而行，适欲节性，才能“长生久视”。

对生命“弗知慎者”或“慎之而反害之者”，都是逆生而动，不达生命之情，结果必然是“死殃残亡”。

【译文】

倮是最巧的人了，但人们不爱倮的手指，却爱自己的手指，这是由于它属于自己所有而于己有利的缘故。人们不爱昆山的美玉，江汉的明珠，却爱自己的一块含石的次玉，一颗不圆的小珠，这是由于它属于自己所有而于己有利的缘故。

如今我的生命属于我所有，当然对我至关重要。以贵贱而论，即使尊为天子，也不能同它相比；以轻重而论，即使富有天下，也不能同它交换；以安危而论，一旦失掉它，终身不可再得。正是由于这三个方面的原因，有道之人对生命特别小心。

有人虽对生命小心翼翼，然而实际上却在损害它，这是由于不知生命之理的缘故。不知生命之理，即使小心翼翼，又有什么用呢？这正如盲人爱孩子，竟不免使他枕卧谷糠；聋子养育婴儿，正当响雷的时候却抱他在堂上向外张望。这与不知谨慎生命的人又有什么不同？

对生命不知小心的人，他们对死生、存亡、可与不可，从来没有分清过。那些分不清死生、存亡、可与不可的人，他们认为对的未必就对，他们认为错的未必就错。以对为错，以错为对，这叫做“大惑”。这种人，正是天降灾祸的对象。以此修身，必定死亡，必定遭殃；以此治国，必定残破，必定灭亡。

死亡、灾祸、残破、灭亡，都不是自来的，而是惑乱招致的。长寿的得来也常是如此。

所以，有道之人不去考察招致的结果，只去考察招致的原因。那么，

长寿的实现就是必然的了。这个道理，不可不知。

如果叫古代力士乌获拽牛尾，即使用尽力气，拽断牛尾，也不能牵去牛，这是违背牛的习性的缘故。如果叫一个小孩牵鼻环，牛就会顺从地跟着走，这是由于顺应牛的习性的缘故。

世上的人君、贵人，不论好坏，没有不想长寿的。但是他们每天都在违背生命的天性，即使想要长寿，又有什么用呢？

大凡生命长久，都是顺应天性的缘故；而使生命不顺的，是欲望啊。所以圣人必先节制欲望，使之适度。

房屋过大，阴气就多；筑台过高，阳气就盛。阴气多就会生足疾，阳气盛就会得痿病。这是阴阳不适带来的祸患。因此，古代帝王不住大房，不筑高台，饮食不求丰盛珍异，衣服不求过厚过暖。衣服过厚过暖血脉就会闭结，血脉闭结体气就会不畅。饮食丰盛珍异肠胃就会过满，肠胃过满胸腹就会闷胀，胸腹闷胀体气就会不畅。以此求长生，能行吗？

从前，先代圣王建造苑囿园池，规模只要足以游目眺望、活动身体就行了；修筑宫室台榭，只要足以避开燥湿就行了；制做车马衣裘，只要足以安身暖体就行了；置备饮食酒浆，只要足以合口味、饱饥肠就行了；创作音乐歌舞，只要足以娱性情就行了。这五个方面，是圣王用来养生的，并不是喜好转节俭，厌恶糜费，而是为了调和性情啊。

【原文】

倕，至巧也。人不爱倕之指，而爱己之指，有之利故也。人不爱昆山之玉，江汉之珠，而爱己一苍璧小玃，有之利故也。

今吾生之为我有，而利我亦大矣。论其贵贱，爵为天子，不足以比焉；论其轻重，富有天下，不可以易之；论其安危，一曙失之，终身不复得。此三者，有道者之所慎也。

有慎之而反害之者，不达乎性命之情也。不达乎性命之情，慎之何益？是师者之爱子也。不免乎枕之以糠；是聋者之养婴儿也，方雷而窥之于堂；有殊弗知慎者。

夫弗知慎者，是死生存亡可不可，未始有别也。未始有别者，其所谓是未尝是，其所谓非未尝非，是其所谓非，非其所谓是，此之谓大惑、若此人者，天之所祸也。以此治身，必死必殃；以此治国，必残必亡。

夫死殃残亡，非自至也，感召之也。寿长至常亦然。

故有道者，不察所召，而察其召之者，则其至不可禁矣。此论不可不熟。

使乌获疾引牛尾，尾绝力殫，而牛不可行，逆也。使五尺竖子引其棊，而牛恣所以之，顺也。

世之人主贵人，无贤不肖，莫不欲长生久视，而日逆其生，欲之何益？凡生之长也，顺之也；使生不顺者，欲也；故圣人必先适欲。

室大则多阴，台高则多阳，多阴则蹶，多阳则痿，此阴阳不遇之患也。是故先王不处大室，不为高台，味不众珍，衣不燂热。憚热则理塞，理塞则气不达；味众珍则胃充，胃充则中大鞅；中大鞅而气不达，以此长生，可得乎？

昔先圣王之为苑囿园池也，足以观望劳形而已矣；其为宫室台榭也，足以辟燥湿而已矣；其为舆马衣裘也，足以逸身暖骸而已矣；其为饮食醢醢也，足以适味充虚而已矣；其为声色音乐也，足以安性自娱而已矣。五者，圣王之所以养性也，非好俭而恶费也，节乎性也。

贵 公

【篇旨】

治天下，“必先公”。

君主当效法天地。天地至公，“生而弗有，为而弗恃，长而弗宰”。

君主须知，“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，天下人之天下也”。

【译文】

从前，先代圣王治理天下，一定把公正无私放在首位。做到公正无私，天下就安定了。天下获得安定是由于公正无私。试考察一下古代的记载，曾经取得天下的人是相当的多了。如果说他们取得天下是由于公正无私，那么他们丧失天下必定是由于偏颇有私。大凡立君的本意，都是出于公正无私。

所以《鸿范》里说：“不要偏私，不要结党，王道如此宽广。不要偏私，不要倾斜，遵循先王法则。不逞个人之好，遵循先王正道。不逞个广之恶，遵循先王正路。”

天下不是一人的天下，而是天下人的天下。阴阳相和，不只生长一类。甘露时雨，不只偏私一物。万民之主，不只偏袒一人。

伯禽将去鲁国，行前请问怎样治鲁。周公说：“施利于民而不谋私。”

荆人丢弓，不肯去找，他说：“荆人丢了，还被荆人得到，何必寻找？”孔子听到这件事，说：“他的话中去掉那个‘荆’字就合适了。”者聃听到以后说：“再去掉那个‘人’字就合适了。”像老聃这样的人，算是最公的了。

天地是多么伟大啊，生育人民而不作为己子，成就万物而不占为己有。万物都承受它的恩泽，得到它的好处，而没有一个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。这也正是三皇五帝的品德。

管仲有病，桓公去探问他，说：“您的病相当重了。如果您病情危急，不幸辞世，我将把国家托付给谁呢呢？”

管仲回答说：“过去我尽心竭力，尚且没有了解有这样的人。如今病重，危在旦夕，又怎么能谈这件事呢？”

桓公说：“这是大事啊，望您能教导我。”

管仲恭敬地回答说：“您想用谁为相？”

桓公说：“鲍叔牙行吗？”

管仲回答说：“不行。我深知鲍叔牙。鲍叔牙的为人，清白廉正，看待不如自己的人，不屑与之为伍，偶一闻别人的过失，便终生不忘。不得已的话，隰朋大概还行吧？隰朋的为人，既能上慕贤人，又能不耻下问。自愧其德不如黄帝，又怜惜不如自己的人。他对于国政，不该管的，就不去打听；他对于事务，不需知的，就不去过问；他对于别人，无关大节，就装作没见。不得已的话，那么隰朋还可以吧。”

相，是很高的职位。居于高位的人，不该在小处花费精力，不该玩弄小聪明。所以说，高超的木匠不去亲自砍削，高超的厨师不去亲自宰割，大勇之人不去亲自格杀，正义之师不去劫掠为害于人。

桓公行公正，去私恨，起用管子而成为五霸之长；行不公，私所爱，任用竖刁而死后国乱，不得殓殓，尸虫爬出门外。

人年轻的时候愚昧，岁数大了聪明。如果聪明而用私，不如愚昧而行公。天天醉醺醺的却要整伤丧纪，自私自利却要树立公正，贪婪残暴却要称王天下，即使舜也办不到。

【原文】

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，必先公。公则天下平矣。平得于公。尝试观于上志，有得天下者。

矣，其得之以公，其失之必以偏。凡主之立也，生于公。故《鸿范》曰：“无偏无党，王道荡荡。无偏无颇，遵王之义。无或作好，遵王之道。无或作恶，遵王之路。”

天下，非一人之天下也，天下之天下也。阴阳之合，不长一类；甘露时雨，不私一物；万民之主，不阿一人。

伯禽将行，请所以治鲁。周公曰：“利而勿利也。”

荆人有遗弓者，而不肯索，曰：“荆人遗之，荆人得之，又何索焉？”孔子闻之曰：“去其‘荆’而可矣。”老聃闻之曰：“去其‘人’而可矣。”故老聃则至公矣。

天地大矣，生而弗子，成而弗有，万物皆被其泽，得其利，而莫知其所由始。此三皇五帝之德也。

管仲有病，桓公往问之，曰：“仲父之病矣。渍甚，国人弗讳，寡人将谁属国？”

管仲对曰：“昔者臣尽力竭智，犹未足以知之也。今病在于朝夕之中，臣奚能言？”

恒公曰：“此大事也，愿仲父之教寡人也。”

管仲敬诺，曰：“公谁欲相？”

公曰：“鲍叔牙可乎？”

管仲对曰：“不可。夷吾善鲍叔牙。鲍叔牙之为人也，清廉洁直；视不己若者，不比于人；一闻人之过，终身不忘。勿已，则隰朋其可乎？隰朋之为人也，上志而下求，丑不若黄帝，而哀不己若者。其于国也，有不闻也；其于物也，有不知也；其于人也，有不见也。勿已乎，则隰朋可也。”

夫相，大官也。处大官者，不欲小察，不欲小智，故曰：大匠不斫，大庖不豆，大勇不斗，大兵不寇。

桓公行公去私恶，用管子而为五伯长；行私阿所爱，用竖刀而虫出于户。

人之少也愚，其长也智。故智而用私，不若愚而用公。日醉而饰服，私利而立公，贪戾而求王，舜弗能为。

去 私

【篇旨】

以尧舜禅让、祁奚荐贤、腹䟽诛子为例，说明君主只有“诛暴不私”，才能成就霸业。

【译文】

上天覆盖万物，没有偏私；大地承载万物，没有偏私；日月普照万物，没有偏私；四季更迭交替，没有偏私。天地、日月、四季施其恩德，于是万物得以成长。

黄帝说过：“音乐禁淫靡，色彩禁眩目，衣服禁厚热，香味禁浓烈，饮食禁丰美，宫室禁高大。”

尧有十个儿子，但他不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传给了舜；舜有九个儿子，但他不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传给了禹。他们是最公正无私的了。

晋平公问祁黄羊说：“南阳缺个县令，谁可以担任这个职务？”

祁黄羊回答说：“解狐可以。”

平公说：“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？”

祁黄羊说：“您问谁可以担任这个职务，不是问谁是我的仇人。”

平公称赞说：“好！”就任用了解狐。国人都称赞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平公又问祁黄羊：“国家缺个军尉，谁可以担任这个职务？”

祁黄羊说：“祁午可以。”

平公说：“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？”

回答说：“您问谁可以担任这个职务，不是问谁是我的儿子。”

平公称赞说：“好！”就又任用了祁午。国人对此又说好。

孔子听说了这件事，说：“祁黄羊的话太好了！推举外人不避仇敌，推举家人不避儿子。”祁黄羊可称是公正无私了。墨家大师腹䵍住在秦国，他的儿子杀了人。

秦惠王对腹䵍说：“先生您的年纪已经很大了，又没有别的儿子，我已下令司法官不杀他了。希望您这件事听我的话吧。”

腹䵍回答说：“墨家的法律规定：‘杀人者处死，伤人者处刑。’这样做为的是严禁杀人、伤人。严禁杀人、伤人，这是天下的大理。大王您虽然赐给我恩惠，命司法官不杀我的儿子，但是我腹䵍却不可不执行墨家的法律。”腹䵍没有应允惠王，最终杀了自己的儿子。

儿子是人们所偏爱的，墨家大师腹䵍忍心杀掉心爱的儿子去遵行天下大理，可算得上是公正无私了。

厨师调合五味而不敢私自食用，所以可以做厨师。假使厨师调合五味而私自吃掉，那么这样的人就不可以做厨师了。

成就王霸之业的君主也是如此。诛杀暴君，自己却不占有他的土地，而是把它分封有德之人，所以能够成就王霸之业。假使他们诛杀暴君而把土地占为己有，那么这样君主就不能成就霸业了。

【原文】

天无私覆也，地无私载也，日月无私烛也，四时无私行也，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。

黄帝言曰：“声禁重，色禁重，衣禁重，香禁重，味禁重，室禁重。”

尧有子十人，不与其子而授舜；舜有子九人，不曰其子而授禹；至公也。

晋平公问于祁黄羊曰：“南阳无令，其谁可而为之？”祁黄羊对曰：“解狐可。”平公曰：“解狐非子之仇邪？”对曰：“君问可，非问臣之仇也。”平公曰：“善。”遂用之。国人称善焉。居有间，平公又问祁黄羊曰：“国无尉，其谁可而为之？”对曰：“午可。”平公曰：“午非子之子邪？”对曰：“君问可，非问臣之子也。”平公曰：“善。”又遂用之，国人称善焉。

孔子闻之曰：“善哉！祁黄羊之论也，外举不避仇，内举不避子。”祁黄羊可谓公矣。

墨者有钜子腹䵍，居秦，其子杀人，秦惠王曰：“先生之年长矣，非有他子也，寡人已令吏弗诛矣，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。”

腹䵍对曰：“墨者之法曰：‘杀人者死，伤人者刑’，此所以禁杀伤人也。夫禁杀伤人者，天下之大义也。王虽为之赐，而令吏弗诛，腹䵍不可不行墨者之法。”不许惠王，而遂杀之。

子，人之所私也，忍所私以行大义，臣子可谓公矣。

庖人调和而弗敢食，故可以为庖。若使庖人调和而食之，则不可以为庖矣。

王伯之君亦然，诛暴而不私，以封天下之贤者，故可以为王伯，若使王伯之君诛暴而私之，则亦不可为王伯矣。

仲 春

【篇旨】

早春二月，燕子归来，君主勉农劝桑，兴修水利，禁止杀生，避免征伐。

【译文】

仲春二月，太阳的位置在奎宿。傍晚时分，弧矢星出现在南方中天；黎明时分，建星出现在南方中天。

这月里，在天干中属甲乙，主宰之帝是太皞，佐帝之神是句芒，应时的动物是鱼类，声音是角音，音律与夹钟相应。

这月里，数字是八，味道是酸，气味是膻，祭祀是户祭。祭祀时，祭品以脾脏为尊。

这月里，开始下雨，桃李开花，黄鹂鸣叫，空中的鹰逐渐换为布谷鸟。天子居住在东向明堂的正室，乘坐饰有鸾铃的车，车前驾着青巴的马，车前插着青色的旗。吃的食物是麦子和羊，使用的器物纹理空疏而通达。

这月里，要保护幼芽，养育儿童，抚恤孤儿。选择吉日，令百姓祭祀土神。命令司法官减少关押的人犯，去掉手铐脚镣，不要杀人陈尸和鞭打犯入，制止诉讼之事。

这月里，燕子来到。燕子来到的那天，用牛羊豕祭祀高禖之神。天子亲自前往，后妃率领宫中女眷陪从，在高禖神前举行求子的礼仪，给她带上弓套，授给她弓箭。

这月里，日夜平分，雷响隆隆、开始打闪。蛰伏的动物都苏醒了，从洞穴中钻出。打雷的前三天，振动木铎向百姓发布命令说：“凡不警戒房中之事，在响雷时交合，生下孩子必有残疾，自己必有灾祸。”日夜平分。所以要统一和校正各种度量器具。

这月里，农夫稍事休息，整治一下门户。寝庙一定要完整齐备而无毁坏。不要兴兵征伐，以免妨害农事。

这月里，不要弄干河川沼泽及蓄水的池塘，不要焚烧山林。天子向司寒之神献上羔羊，打开冰窖，然后把冰先献祖先。上旬的丁日，令乐正进入国学教练舞蹈，放上彩帛行祭祀先师之礼。天子率领三公、九卿、诸侯亲往观看。中旬的丁日，又令乐正进入国学教练音乐。